

桂千富◎著

糖果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桂千富◎著

糖果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糖果 / 桂千富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680-927-3

I. ①糖… II. ①桂…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1951号

糖果

作 者 桂千富
责任编辑 党晓绒 申亚妮
整体设计 杨建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aibaisybl@1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296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27-3
定 价 35.00元

版权秘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 作者简介

桂千富：干部，1965年11月25日生于湖北。1970年随家迁至陕西洛川。

工作之余，写了一些小说。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梦 想 (代序)

梦想是年轻人的事。年轻人的梦总是多彩多姿的，也是惬意的享受的。那时的梦想是透明的轻盈的，犹若羽翼可以轻易打开飞翔和飘浮在湛蓝色的天空，到达任何的高度和俯视任何的河流和山川，托起任何的骄傲和自豪；又如同蒲公英随风银色飞舞落在任何一个角落哪怕是贫瘠的石缝，都能破土一片绿色，飞扬更多更绚丽的梦想。那时的梦想多美多轻盈啊，并不需要固定和执著。一天之内，都可以有十个梦想。因为还年轻，因为路还长，因为还可以梦想更多的梦想。

有几代年轻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当一个作家。我正是在那个时代和那样一些热血青年痴情甚至有些愚蠢地做起了“作家梦”。如果足够高，穿过时空隧道，可以看到作家羊肠小道上挤满了密麻麻癫狂的青年；犹如我们在大雨来临前看到的蚁洞蜂拥而出的长长又弯弯曲曲的蚁队。

有人说过，选择写作就选择了地狱。不管文人墨客是多么的自豪与自诩，能够梦想当作家的人太多，而能够成就这个梦想的人太少。我因为一篇小小的文章赢得了爱情，而又因为长时间的咬文嚼字，孜孜追求与收获寥寥依然故我被爱人戏称为“疯子”。做这个梦的人都知道写作需要激情与灵感。那需要天赋、阅历甚至上帝的眷顾。眷顾与非眷顾之时，都是一种恶毒的精神折磨，定力再好的人也难免不疯。有人还说作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的脑子里装着太多的魔幻和诱人的毒药，而正是这些魔幻

和毒药让太多的作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洛川人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梦想，那梦想贫瘠得有些可怜，却依然可以实现可以殷实甚至满足，现在不只是满足简直可以说是富足。而一个作家的梦想即便实现了也不一定能哄饱肚子。君不见，曾几何时纽约曼哈顿地区贫街里漫游的大多是两眼放光而饥肠辘辘被称为作家和艺术家的穷困潦倒者。他们千方百计取悦于人却没人取悦他们。即便是成名成家往往已是身后事，其光芒穿过时空恒久照亮后世，自己往往早已“out”了，被生活“ko”了。作家的梦想就是这样沉重，泱泱华夏民族，攘攘繁复的作家群至今连一个“诺贝尔”也无法打动。这个梦想太没意思太沉重了，一旦背负一生别想摆脱。

作家的梦想之所以沉重，那是用生命在为自己唱挽歌。我一直都认为靠消耗脑细胞来实现梦想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举动。只可惜自己一直还在时紧时慢地追求。因为作家梦想就是一个诱人的坑，你不得不跳，不由自主。高建群因为写《最后一个匈奴》掉了两颗牙齿，而路遥则更甚，因为《平凡的世界》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翻过了所有高山之后再无高山，就会有失望失落甚至是绝望，当赢得所有精彩再无精彩，就会有无趣无味甚至无望。我相信李白的诗一定不是酒催生的，而饮酒时的李白或许已经又写出了一首杰作。我还相信《安娜·卡列尼娜》一定是在皑皑白雪和刺骨冷风中诞生的，那时的列夫·托尔斯泰即便有熊熊的壁炉火烤，也难掩精神的落寞与苍凉。我更相信川端康成、欧·海明威和徐志摩的殊途同归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解脱。

时序到了今天，世事变得这么美好。生活这么容易，有更好更容易的梦想去做去实现，没有那么多的人再愿意做作家梦了。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时代的悲哀。或许有一天这个世界再也不需要作家了，也就没有人去再愚蠢地做这个梦了。但是如果再欣赏不到豪放的唐诗、委婉的宋词以及欧·亨利《杰作》那样让人泪水纷飞的作品我还是觉得挺遗憾。许多人还说作家都是骗子，编出那么多悲欢离合，让一代一代人歔歔感叹，无端喜

怒哀乐，委实让人异议，若真没有这些，这世界就可怕了。

我做梦做了几十年了，没有什么结果，也许我还会做下去，也许我就不做了。有些事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梦。

我热爱这块土地，热爱这里的人民。几十年梦想的追求，多少写下了点文字，我把它归集为《糖果》。糖果是树梢上的苹果，因为日照和温差的关系，糖分很足，晶莹透明，被誉为水晶果，越擦越亮，越吃越甜，香味醇厚。因为太甜曾一度被弃，现在又成香饽饽。希望这些文字能带来一点愉悦一点回味。

目 录

梦想（代序） 1

中篇小说

梦莹 3
人在仕途 60

短篇小说

无怨的初恋 123
他妈的房子 142
无水河 163
天使的微笑 179
80 后病人 191
救命的一泡尿 198
阴错阳差 205
老铁匠的晚年生活 209
那边的来信 214
批准报销 221

目
录

1





姑姑槐 226

吃了吧 231

微型小说

无奈的黑痣 237

杰作 239

出山 242

爱心 244

烧饼情 246

旋转餐厅落成剪彩仪式 249

自作自受 251

“后门” 253

糖

果

中篇小说



梦 莹

1

梦
莹

县电视台播出马家庄果园园长马山丹卖苹果的广告没几天，村前山口的路上，就一颠一簸地开来一辆小车，带着一条黄尘尾巴。车上下下来一位衣着讲究的城里人，说要买苹果。这在穷乡僻壤的马家庄还是头一回。村民们像过事一样聚在村口老槐树下的碾盘子周围，带着硬挤出来的讪笑真心欢迎这位果商。他穿着漂亮的西服，熨出来的褶子都能割手；腰伸得直撅撅的，像背后撑了一根枣木棍；白衬衫白得耀眼，乌红色的领带从脖子挂下来，就像后沟崖上流下的水瀑，随风一摆一摆的。他说的话和电视上一样样的，村民们张大耳朵听，生怕掉了一句话。城里人就是不一样，说着好听的话，还时不时挥挥手，势老得跟这棵大槐树一样。

3

最先接触的当然是村支书。他伸出双手可劲地摇拽年轻人，让人看了尻轻得很。书记见外头的人都是这样，大家早习惯了。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书记就屁颠屁颠领着他朝大队果园方向走去。果园里的人由山丹和建华领着，整齐地站在门外等候。村民们受了书记的感染，带着一样的神情忙乱地跟在后边，挟裹着一团蠕动飞扬的黄尘。买苹果的老远就认出了山丹，大声亲热地打招呼，好像见过面一样，到了跟前，老早伸出手握住了山丹白绵绵的小手，捏得山丹齙牙咧嘴，羞得

脸一下子红了。有的人就想这买苹果的就像割手的苕苕草，一下子就黏上了人。要不是买苹果，保准山丹要藏（恼）了。她抽出手，羞涩地转过身向买苹果的介绍果园里的年轻人。随后引着人们沿光滑的生产路向果园走去。

果园很大，建在一个有层层硷地的山岭头上。正是盛夏季节，艳阳下果树繁茂无比，一条条浓绿的缎带把贫瘠的山岭头缠绕得富态厚实，很是扎势。隔着树枝的空当可以看见地埂、园外高大的刺槐、椿树和远处躺在山坳的村子。树龄偏老，缺胳膊少腿的随处可见。要不是收获季节，谁也不会对这么个园子感兴趣。现在看上去的确令人激动，满眼都是灰褐色的袋子，里边是沉甸甸的苹果，一些树枝被苹果压得快挨住地，不得不用树杈顶着。一些刮腐烂刮得发白甚至到木质的苹果树仍然结了苹果。买苹果的连连感叹。他吃过苹果，在电视上见过果树，还是第一次来到果园。山丹也心花怒放，她像一个老练的卖主一样，面朝人们倒走着，介绍果园。

“这种苹果是红星，香甜可口，1973 年国家三部一委组织的外销苹果鉴评会上，综合指标超过了美国蛇果。”山丹想了一下，“当时的报纸这样说，小小的社会主义红苹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大蛇果。”

“啊？！”买苹果的赞叹了一声，“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没听说过的还多着呢！”山丹的自尊一点点地涨起来，“我们的苹果荣获国家、省、市各种奖 30 个，名列村级果园第一。”

“你也是第一园长吧？”买苹果的把目光转向山丹。

“可不！”村支书赶忙解释，“全县就她一个女园长。”

“这是国光，是为国争光的意思。”山丹又来到一棵硕大的果树下，她总觉得买苹果的有些心不在焉，就努力用自己带有广告效应的介绍转移他的注意力，

“这是秦冠，本省特有的品种，产量高、好管理……”沿着宽阔的生产路两边，山丹有意留了不同品种的果树，路的两边是一条活生生的品种走廊。“这一种是嘎啦，新西兰品种，香甜可口，中秋节上市，可惜不耐储藏……最好的要数富士了，从日本引进的，耐贮耐运，品味绝佳，是我们果园的主打品种……”

山丹说得有板有眼，清脆的声音，就像后沟的泉水落在石头上的脆响。

“再过两个月，袋子卸了，苹果着上色，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夜雾才懒散地爬出园子，留在苹果上的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整个园子到处是滢滢闪耀的星星，就像顺手撕下的一片繁星点缀的夏夜星空。”

“是吗？”买苹果的想象着山丹描述的意境，“简直太奇妙了！”他的注意力很快地抛开雾中的果园和夏夜的天空，跑到山丹身上，“没想到你这么浪漫，一点也不像乡下人。”

“谁也没规定乡下人就不准浪漫啊！”山丹顺手摘了个没套袋的早熟苹果，掏出手绢擦了擦，递给买苹果的，做着摊主的样子说，“尝尝吧，不甜不要钱。”

买苹果的似乎没有听见，感兴趣的还是眼前的神奇女子。目光蒙眬，游离在山丹身上，思想似乎沉静在遐思之中。发现他的窘境，山丹并没有生气。也许自己真有一种美吧，如今通过一个见过世面的城里人的印证，她对自己的美丽又多了一分自豪。深藏在心中的种种奢望与幻想，遇到春风细雨蠢蠢欲动。她突然对买苹果的产生了好感。静默了那么一瞬，山丹赶忙甩开沉思。

“洗洗，你们城里人讲卫生。”

“哪里，我这就吃！”

买苹果的咔嚓咬了一口，黄黄的浓汁溢出口，他顺手一擦扯出好长的白丝。

“山丹姑娘真行啊！”

“应该是苹果好吃！”

“也对，要是你不站出来承包，那又是另一个样子。”

“你怎么知道？”

他自豪地抖抖身子说，“你的故事像风一样刮得到处都是。”大家轰地笑了，声音传到沟里，被崖娃娃学舌，荡得很远。山丹把大家又带到一棵老苹果树下，这是一棵即将死亡的苹果树。要是前几年或者在别处，早就挖掉了。眼下，它依然活着，挣命地昂着头，屹立在园子的中心，像一面冲锋的旗帜；尽管整个身子残缺不全，主干也给锯掉，接上了幼枝，给人一种随时都会坍塌的危机感，但依然憋足了劲，结了一树的果子，压得整个身子更加佝偻了。山丹不止一次地在这棵树前静默过，她觉得它不仅仅是一棵老朽的果树，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

“山里有的是能人，即使我不承包，还会有别人承包的，况且，我们方圆几十里的苹果，也是我们村最早引种的。”

大家都静静地站在这棵老树的周围，把树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树身斑驳粗糙，枝虬乱窜，褐色的树皮炸开，一个个新栽的树枝和从邻树上牵来的壮枝嫁接到树的主干输送营养，就好像一个硕大的章鱼伏在那里。树叶苍绿，随风轻轻抖动，挂满枝头的苹果全部套上灰色果袋，随树枝舞动，刺啦啦发出响声。这不是

树，而是一个沸腾的绿色山丘。买苹果的忘记了咀嚼，从对树的担心到钦佩转向对山丹的无言赞叹。山丹没有解释什么，一切话语都是多余的。她转过身，沿着光洁的生产大道，把人们带到园子的最高处。周围群山环绕，洛河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宛若一条挤满钻石的河流。太阳渐渐落下山，从西方山坳射来的阳光，把果园涂成朱红色。

山丹一下子又坠入迷离兴奋的意境，夕阳下一切都那么朦胧，带着理想的粉色。有那么一瞬她的思绪高扬飞舞，飘向遥远都市，许久的梦境幽幽地在夕阳里颤动、扭曲，犹如西边天际霞光里朦胧翻飞的云彩。很快嘈杂的人声又把她带回了现实，眼前是层层叠叠披满绿色的山坡台岭，被丛丛杜梨、杏树红叶簇拥的山庄，一排排窑洞顶檐长出的狗尾巴草随风飞舞，窑背上高高的烟囱飘出袅袅炊烟。

“噢，”山丹回过神来，脸庞微微发红，“把客人冷落了。”

“谈不上客人，我要在这里住一段，直到果子成熟。”

“如果你忙的话，可以先回去，果子还得一阵。”

来人朝前走了两步，对着山下，挺直腰板。

“我喜欢在这里超，地道吗？”“超”就是待的意思。亏他说得出口，一点也不地道，逗得大家哧哧暗笑。

“不，你没必要入乡随俗。”

“有地方住吗？”买苹果的拗得很。

山丹想了想，“要是真要等，就住大队部吧，冷清了好几年啦，不过，不能白住。”

“钱吗？有的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日子是靠钱翻过的。”

“山丹，哪能让城里人住大队部？”支书赶忙阻止，“烂得没向，我窑里拾掇得净着呢，又凉快。”

“人家想住哪里就住哪里。”

本来，山丹对买苹果的印象不错。买苹果的被她一阵狂轰滥炸的介绍弄得有些迷糊，对山里对园子包括对她怀着敬重。山丹知道对付高傲的城里人，没有真本事不行。但是这个城里人最后的学话和所谓的幽默一下子打碎了刚刚建起来的印象。这个人要么是真买苹果要么是骗子。农村说“庄稼汉买母牛——存心不骗”。她就有这个感觉。回到果园住处，山丹吩咐建华把果园多余的被褥拿一

套，领着买苹果的去和村支书商量。能不能住，她当然不管，村里的客人，应该是支书安排。

2

可是不久，事情又麻烦上了，而且就是同一天，太阳还没有完全坠落的黄昏。山丹正和妈一起烧汤，爸也刚回来。

大花狗狂吠着。

来客人了。

大哥——山丹唯一的大哥，也是爸妈唯一的儿子，吊着鼻涕，脏兮兮地随着狗欢叫。他纵容花狗一次次扑向门缝，“咬、咬——”狗被拴着，当然伤不到客人，来客也不敢冒进。

山里人家都有狗，前些年狼多，家里有鸡呀、猪呀家畜，为防止野物骚扰；现在狼没有了，贼多起来，人都去地里，要是来个贼就能从村东翻到村西。养条狗省心多了。

“丹儿，去看看，怕是亲戚。”

山丹推下风箱杆子，从灶火前站起来，拢了拢乌黑的头发，到柜前照照镜子，尽量装出亲热而又好客的样子。不管怎么努力，挤出的笑像粘上去的，死板板。她经常偷偷看爸、妈，那表情跟川剧变脸似的又快又自然。农村人把男人叫外天人，女人叫屋里人或屋里头。日子过得好坏在男人在外天人，屋里整洁与否，人情门户怎么样看女人看屋里人。待人接物细致，能说会道是屋里人里子。屋里人的面子是外表，好看不好看，里子是为入处世、过光景的本事。面子好看一时，里子好用一生。里子是从做姑娘时就要一点点学一点点积累的。

“笑一笑，少了你的胳膊腿？”父亲拉着脸说，“我就不信，亲戚大老远来了，你就不能笑着问一声？”

“丹儿呀，要是你成了家，看你咋撑门面。还不跟爸妈多学着点，到用上再学就迟八辈子啰！”妈正在当当地切辣子，浓烈的辣子和葱味弥漫在空气里，呛得眼眶冒水。像故意一样，山丹一连打了几个喷嚏，把本来没听进的话一下子又打出去了。因为说得多了，就是不呛人，山丹也想打喷嚏。爸妈老大的不愿意。这女子喷嚏就是方便。

山丹敢跟二老争辩也是近几年的事，不管怎么样，由于山丹承包果园家里才有了新砖窑，买了木料，打下新家具——当然是给哥哥打的。她的地位也开始日渐提高。

“我忙么，果园里这些天正是夏剪的时候，旁稍冒得特别快。”

“你不要老装成个娇气的小猫，咬了几只老鼠就成天摇尾巴。人一辈子，该学的东西多着呢！”爸坐在炕棱上，大腿压二腿，跟前放一洋瓷缸花茶，大旱烟锅滋滋冒着呛人的烟雾。

“说得对啰，高中没上完咋就让我回来，说不定我还能考上大学！”

“农村是个大大学，你没听说，大学生连麦苗都认不得，这还了得，吃屎哩，我看，再念，连娘老子也忘了！怪不得毛主席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可人家认得飞机，认得卫星，会造电视、拖拉机、汽车……”

点到为止。每回说到实处，比如父母绝对对不出的事情上，又活生生在眼前，他们便会认输，对山丹翻白眼。当然啦，这当儿山丹会哼着最流行的歌曲溜掉。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啊——在梦里

……

山丹呵斥了一声，大花狗马上通人性地压低嗓门，扭秧歌似的摇头摆尾地跟上来，直拱山丹的裤角。哥到山丹跟前，胡乱比画着，使着狡黠眼神，要山丹和他一起叫狗咬来人。哥最好这一口。山丹用手拧了一下哥的鼻子，哥过电似的咧嘴傻笑，口水流出来。狗不叫了，门外的人才啜啜地推门，一点一点地。山丹看了好笑，以为来客是个大姑娘。门开了一条缝，便打住了。显然不是亲戚，要是的话，他们也进来了，至少大声搭话。半晌，门缝探进头来，山丹正好看见，买苹果的！她走上前去，横在门口问：“怎么是——你？”

他经过一阵惊吓，脸上白颜色还没退净。

“大队支书说，队部几年没人住，凉窑冷炕的，窗子又没糊，耗子多，关键的——”他顿了顿，嘲笑地说，“大队的财产还在那里……”他指的是墙上发黄的——